

俄罗斯民族精神复活的希望

——评《马特辽娜的家》和《最后的期限》中的女性形象

谢春艳

(哈尔滨工业大学外语系,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提 要: 本文通过对《马特辽娜的家》和《最后的期限》两部作品中女主人公形象的分析, 揭示了俄罗斯古典文学作品中担负着拯救俄罗斯使命的女性形象的复归, 并从历史文化渊源、作家的人生经历以及俄罗斯文学传统3个方面探讨了作家对女性形象进行深入挖掘的原因。

关键词: 女性; 民族精神; 复活

中国分类号: I042

文献标识码: A

由于受封建宗法制度、传统文化和自身经济因素等的影响, 在沙皇俄国妇女一直处于顺从的、被支配的地位。在俄罗斯古典文学中, 作家们往往把自己心目中对女性的理想幻化为笔下的女主人公形象, 使俄罗斯古典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具有一种贞洁、贤淑、神圣、高尚和自我牺牲的特质, 同时获得了一种独特的象征意义, 她们成为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化身、“甚至担负了能拯救俄国的使命”。(刘心华 2000: 225)“自18世纪末以来, 俄国文学中的女性角色常常被赋予一种神圣的使命。她们不仅被视为大自然赋予的珍宝, 更被视为家庭、甚至于俄罗斯存在的希望”。(刘心华 2000: 216)俄罗斯古典文学中最为突出的女性形象首推普希金的《叶甫根尼·奥涅金》中的塔吉亚娜, 诗人把她称为“我可爱的理想”、“俄罗斯的靈魂”。陀思妥耶夫斯基更认为塔吉亚娜是“俄罗斯妇女的圣像”。

在经历了20世纪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后, 俄罗斯的妇女摆脱了卑下的社会地位, 走向了男女平等, 在苏联文学中也随之出现了一系列敢于向命运挑战、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在社会变革中建功立业的新时代的“新女性”形象。与此同时,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的《马特辽娜的家》和“农村散文”的代表作家拉斯普京的《最后的期限》展现了20世纪俄罗斯普通劳动妇女的命运。她们生活在农村经济危机时期, 经历了两次大战、一次革命和苏联50—60年代的城乡变革, 从她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古典文学中那种担负着拯救俄罗斯命运的历史使命的女性形象的复归。

1 神圣的马特辽娜

《马特辽娜的家》描写的是远离城市喧嚣的普通人的生活及其悲剧性的命运。书中所述的事件发生于1956年, 是一部自传性作品。女主人公马特辽娜正是作家从集中营返回俄罗斯后, 在梁赞中学教书时租住的那个破旧木屋的女房东。马特辽娜的6个孩子先后夭折, 丈夫在对德战争中杳无音信, 她收养的侄女也离开了她。她长期领不到退休金, 一个人拖着病体孤独地住在那间古老的、在严冬里四面透风的木屋里, 然而正是这个她在此劳作了一辈子的栖身之所、她惟一的一点可怜的“财产”却给她带来了灭顶之灾。就在养女急于拉走她允

诺的“遗产”的夜晚，她意外地惨死在没有开车灯的火车轮下。

马特辽娜是一个虔信上帝、善良质朴而平淡无奇的老年妇女。她热爱劳动而且聪明，在物质财富极度贫乏的农村，人性被扭曲和异化，周围的人们变得冷酷无情，然而马特辽娜却仍然保持着最美好的人性的优点，贫穷的物质生活并没有使她的精神生活变得贫乏。她“能够灵巧地做各种工作”，她能够阻拦惊马，并为了救出橡皮树冲进熊熊燃烧的农舍。她的这些行为又全然不是出于任何英雄主义。虽然周围的人们是抱着有意利用她那“廉价”的劳动力的企图，可她总是那样乐于助人，“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请求，甚至总是“放下自己该做的活，去帮女邻居的忙。”（姜明河 等译 2000：155）她的这一天性促使她去帮助养女一家拉送载有木料的爬犁，最终导致了本不该发生的悲剧。

马特辽娜“受了不少窝囊气”，“碰到了很多不公道的事”，（姜明河 等译 2000：150）但是她从不抱怨这个世界，她的那副“圆脸上的笑容是那样宝贵”，话语亲切，“像是童话中的老祖母的絮语，低沉而温暖”；（姜明河 等译 2000：149）她总是通过劳动来恢复自己的心情，在劳动中寻找生活的快乐；在她刨土豆时总是“刨得很开心，简直不想离开那块地”，（姜明河 等译 2000：155）这就是劳动带给她的巨大满足；她总是不计报酬去帮助邻里和农庄干活：“虽然她背东西压得直不起腰来，可一回到家里，就愁云顿消，不仅对什么都满意了，而且露出善意的微笑。”（姜明河 等译 2000：151）即使在她身体最虚弱的病重时，家务事却又使她重新恢复了生气。

橡皮树、跛脚的猫、山羊、老鼠、蟑螂，还有用一件旧的铁路制服改的大衣——这就是马特辽娜的全部财富。这一切证明了辛劳一生的马特辽娜物质生活的贫穷和她对自己的生活的要求。同时，在马特辽娜眼里，橡皮树、蟑螂这都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自然的生灵，她时刻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生活在大自然中。她把那阴暗的木屋中能够吸收阳光的最佳位置让给了一盆盆橡皮树。但对于闯入她心中那块神圣自然领地的人类的科学成就，她总是表现出审慎与怀疑的态度。关于人类征服宇宙的伟大壮举，她的反应是：“什么都要改变，要不要连冬夏也改变一下呀。”（姜明河 等译 2000：159）她对古老的民族文化怀有深厚的情感，一听到格林卡的民族歌曲，就会“眼里噙着泪花”，（姜明河 等译 2000：160）激动万分，认为沙里亚宾演唱的浪漫曲“古里古怪”、“娇里娇气”。（姜明河 等译 2000：159）

马特辽娜没有丝毫自私和嫉妒心理，总是为别人的生活富足和平安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她认为物质财富对她来说只是一时的、不是永久的东西，是她不需要的，她“没有置办家具……也没有挣扎着购买东西，然后再将它们爱惜得胜似自己的生命”，（姜明河 等译 2000：183）她也“不追求漂亮的服装”。她不喜欢这些，认为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东西。相比之下，那些为了争夺马特辽娜惟一的遗产，争夺她的那间房子的人们是多么卑微与渺小！为了追求物质财富在火车道上发生的那一幕导致马特辽娜死亡的悲剧又是多么耐人寻味啊！

马特辽娜看上去好似不属于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她从不抱怨，从不去烦扰上帝，因为她知道，她应该做什么。她总是那样宽容、坦率、总是无私地有求必应。马特辽娜的形象好似圣母玛利亚，她的一生如同一个虔诚的、超凡脱俗的圣徒。她所生存的家，她的那座房子简直就是拯救一切生灵的“诺亚方舟”，是人类心神向往的天堂。然而，同村的人认为她“老是傻里傻气的，白帮人家干活”，（姜明河 等译 2000：182）他们并不了解这个“遵守教规的人”的神圣之处。列夫·托尔斯泰说过，真正的伟大就是“朴实、善良和真实”。索尔仁尼琴恰恰肯定了这种伟大。作家强调，在俄罗斯的“中部地带”“遵守教规的人”身上体现了大多数人已经丧失的珍贵的精神价值与人性美，而这些正是时代需要的、不可缺少的东西。作为一个虔信上帝的教徒，马特辽娜本该幸福安详地死去。然而，马特辽娜的死却是苦涩、荒谬的。车轮下的惨死象征着她所生活的那个世界是多么残酷无情。就是这样一个平凡之中见伟大的妇女却十分孤独，并不被周围的人所理解，从没有人注意到她，发现她的不平凡之

处。在小说的结尾处作家的表述最为恰如其分：“虽然我们都生活在她身旁，但却不明白，她就是那种最正派的人，俗语说得好，离开了这些人，村庄就不会继续存在。城市也不会继续存在。我们的整个地球都不会继续存在。”（姜明河 等译 2000：183）

2 大地母亲——安娜

“索尔仁尼琴国际奖金”获得者拉斯普京的小说《最后的期限》发表于 1970 年，在这部作品中，作家在提出了一系列道德问题的同时，塑造了一个与马特辽娜的人生经历和性格特征近乎相同的农村妇女安娜的形象，并赋予她以大地母亲的象征意义。

作品一开始我们就认识了躺在病榻上的女主人公：“安娜老太太躺在靠俄罗斯式炉灶放着的一张窄条铁床上等死，她的命数到了：老太太已经快 80 岁了。许久以来，她一直很好强，总要硬撑着站起来走动走动，但是 3 年前，她一丁点儿力气也没有了，就不再挣扎了，躺下了。”（俞虹 1982：273）这似乎会立刻使读者想起第一次见到马特辽娜时她那病魔缠身、筋疲力尽、俯卧在俄式炉台上的样子。同样，安娜也没能躲过战争，一辈子含辛茹苦地生养了许多孩子，但活下来的只剩下 5 个。已近 80 岁的老太太安娜跟着小儿子过了一辈子，总是“尽量不让自己的晚年给他的家庭添麻烦”。重病中的安娜惟一的愿望就是能够在临死前与自己的孩子们见上一面，此外再无所求。最终她没能等到最可爱的小女儿塔乔拉，她感到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东西，就在几个子女找各种借口纷纷离开她的那天夜里，离开了人世。

安娜的生活过得平平淡淡：生养、干活，一辈子从未离开过她生长的那片西伯利亚的土地，也从未受过任何教育。在安娜看来，这个世界上她惟一的使命就是生养孩子，对于她来说生活中惟一的寄托就是孩子。能够在临终前见到孩子的希望支撑着她，使她重新活了过来：“谁都没有说，这是个奇迹或者不是奇迹，反正老太太在看见自己的孩子们以后，开始活过来了。”（俞虹 1982：307）她从不羡慕任何人，不管别人生活得多么得意，也不管别人打扮得多么漂亮，她总是有着自己的生活准则：“自己的生活——有它自己的美。”（俞虹 1982：479）她忙碌了一生，“除了白天就是黑夜，除了干活就是睡觉。就像松鼠蹬轮子似地瞎忙合，而和她住在一块的人，也并不比她好，全都跟她一样忙忙碌碌，而且还认为这是天经地义”。（俞虹 1982：315）她“总是忙着同样的事儿，永远是忙得团团转，没有工夫喘一口气和往旁边看一眼，让眼睛和心灵享受一下地上和天上的美。‘快点，快点’——她催促着自己，一会儿奔忙着去干这件事，一会儿又奔忙着去干另一件事，但是却永远看不到个头绪，没完没了……年复一年，一件操心事接着另一件操心事。”（俞虹 1982：478）

她有过任何人都未曾有过的难以忘怀的欢乐，也曾经历过刻骨铭心的痛苦，但是每经历一次不幸之后，她会强迫自己在生活中极力去寻找乐趣，重新振作起来，“用生命之水浇灌自己，然后再给自己打气：干吧，活下去，没有你，谁也无法接替你的岗位，没有你，任何人也成不了你……她就是这样时而用欢乐，时而用痛苦——痛苦的欢乐来打发日子”。（俞虹 1982：480）安娜对自己的生活从不抱怨，从不惋惜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孩子们，她相当满足，觉得自己的一生是平安顺利的。她对上帝充满了无上的感激之情，总是善解人意。虽然，几个孩子一个个长大成人，远走高飞，很少回来看望她，但是她从不抱怨，她理解他们：“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自己的生活，而且也都不年轻了；现在他们的日子也并不那么舒坦——也有很多烦心事”。（俞虹 1982：315）

安娜热爱生活，但并不畏惧死亡的到来。在她看来死亡是一个自然的、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事。在这个世界上她的使命已经完成，她可以心安理得地死去，因为她没有愧对上帝。见上塔乔拉一面之后“她可以清清白白地在上帝面前，平静、愉快而光明磊落地接受他的审判：这就是我，上帝的奴隶安娜，我并没有带来任何邪恶的东西”。（俞虹 1982：453）她也曾有过难忘的青春。就在临近死亡的那一奇妙的瞬间她回忆着自己的过去：“她不是老太婆，不，

她还是年轻姑娘，她周围的一切都是青春焕发、彩色艳丽、优美动人的。她沿着岸边趟着暖洋洋的、雨后冒着蒸气的河水漫步……此时此刻她幸福地生活在世界上，用自己的眼睛看着这个世界的美，置身于沸腾的、快乐的、各个方面都很和谐的这种永恒的生活之中，这景象是这样美好，简直使她的头觉得天旋地转，胸口甜蜜地激动得疼痛起来。”（俞虹 1982：486）她喜欢听古老的歌曲，“听着那些悠扬的歌曲，她好象插上了翅膀在大地上空翱翔，不，她并没有飞走，只是在周围不停地盘旋，为自己，为所有那些还没有找到安宁的人们担忧并悄悄地哭泣。”（俞虹 1982：404）

安娜的身上保持着永恒的真理和人性的良知。与她的那些生活在城市里、见过市面的孩子们相比，这个不识字的老太太身上跳动着生活的最强音。如果说马特辽娜是圣母玛利亚的化身，那么安娜就是现实生活中润泽一切、包容一切的大地母亲。她用自己的身体去承受苦难、奉献爱，用安娜的儿子米哈伊尔的话说：“母亲活着虽然什么事干不了，可咱们总觉得，出啥事儿总得先找她，然后才是咱们。好像有她在前面挡着，咱们也就不害怕了。”（俞虹 1982：302）一方面她适应于任何生活环境与条件，同时她又是生活的强者，始终固守着精神世界的纯洁，从未远离人性美与道德规范。

3 寻找失落的根

索尔仁尼琴和拉斯普京在“最偏僻的俄罗斯”、俄罗斯的“中部地带”和遥远的西伯利亚农村挖掘并塑造了体现着古老的俄罗斯民族性格的老年妇女——马特辽娜和安娜的形象。她们在极度简朴与艰难的生活条件下仍然保持着心灵深处圣洁的殿堂。虽然她们没有美丽的外表，没有文化，也从未见过世面，但是却比那些接受了现代文明、“识文断字”的一代“新人”“明白事理”。作者将创作重点放在了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生活、思维和活动方式上。主人公外在美的缺失使我们能够按照人类的普遍准则去客观地评价她们。这两部作品是完全意义上的女性作品。作家有意将女主人公置于逆境之中，使她们面临一场不可回避的精神道德上的考验。作品通过周围人们的行为反衬女主人公那种源自于内心深处和良知的亘古不变的俄罗斯民族精神，从而实现了作家本人对女性的希冀与理想，将俄罗斯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在她们身上，并将她们神化。她们繁衍生命、奉献着永恒的母爱，是永不动摇的生活理想的象征。透过这两位女性形象我们不难看出作家们强烈的寻根意识。

两位作家对女性形象精神世界的深入挖掘、对女性的理想以及赋予她们的象征意义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与作家本人的人生经历、对女性的印象与情感密切相关，同时也与善于追寻和揭示俄罗斯民族精神的俄罗斯文学传统有着直接关系。

俄罗斯民族素来富有独特的神秘主义灵感，对女性的崇敬是有传统的。“因为女性作为‘创造原则’，包容了整个世界。这是处于初始统一中的整个自然界，一切生命都从其中产生和发展，在其最高的变形中则采取精神的形式”。（金亚娜 2002：182）信奉多神教的古罗斯人把大地视为母亲，对其进行崇拜。在东正教传入后，俄罗斯人更把对大地母亲的崇拜和对圣母的崇拜结合在一起，并体现在当代东正教神学极为重要的索菲亚学说中。“索菲亚是上帝和物质的会集，亦即上天和尘世的会集，这由圣母来实现，圣母把尘世与上天连结起来，也使万物的来源‘润泽的大地母亲’具有神性”。（金亚娜 2002：185）

对两位作家的创作产生深远影响的，还有他们丰厚的人生经历与对女性的情感。索尔仁尼琴幼年丧父，为了他不受欺负，母亲终生未嫁，母子俩相依为命，尽享人世间的天伦之乐。然而，他没能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母亲去世时他正在前线作战。12年后饱尝了漫长的劳改营生活辛酸的索尔仁尼琴才得以来到母亲的墓前，凭吊操劳了一生的母亲。马特辽娜对他的爱与关怀唤醒了作家对母亲的情感。作家拉斯普京则从小生长在偏远的西伯利亚农村，安卡拉河边，他所有的创作都取材于养育他生命的安卡拉河边，这里是激发他创作灵感的源泉。其作品中最为感人至深的人物便是西伯利亚妇女，特别是老年妇女形象。他总是被周围普通

劳动妇女的形象深深地吸引，在一次采访中他谈到：“在西伯利亚农村，常常可以碰到一些性格刚强有力的妇女。同村的人都了解她们，有事向她们请教、诉说，请求她们给予支持。让我特别惊异的是一些老太婆对待死亡的平静态度。她们把死看作是某种自然而然的事情。我想，是长久的生活经验使得她们能够镇静自若。她们眼前不知经历了多少播种，收获，冬去春来，秋风落叶……”。（程正民译 1984：97）安娜的原型就是作家拉斯普京的外祖母。两位作家的成功之处也恰恰在于，他们没有站在英雄主义的高度去塑造主人公，而是刻画了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中的妇女形象。

此外，“俄罗斯民族精神与俄罗斯民族的性格”一向是俄罗斯文学家努力探索的一个中心问题。在 20 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从波列沃依的《真正的人的故事》、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到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命运》，无数作家和诗人都把其创作的重心放到关注俄罗斯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命运、张扬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优秀品质和俄罗斯民族的文化精神上。《马特辽娜的家》和《最后的期限》是两部蕴涵着深刻哲理的作品。作家所要强调的是，远离城市的喧嚣与诱惑的俄罗斯农村忠实地传承着深层的俄罗斯人文文化，它是滋养俄罗斯民族精神根系和血脉的地方，这里的人们始终固守着本民族的精神家园，只有在那些“遵守教规的”老一代普通劳动妇女身上才能够找回俄罗斯民族精神和文化的本源，找回正在丢失的传统美德。作家力图告诉我们，俄罗斯人的伟大并不是因为有那些高大伟岸、豪言壮语式的人物，而是因为有了成百上千万个像马特辽娜和安娜这样的人。拉斯普京在不久前与大学生的一次座谈时说：“俄罗斯需要过去存在的那种妇女，——即家园、良知与道德的守护者。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她们仍然去教堂，保持着东正教的信仰并以此来教育孩子。没有这样的妇女俄罗斯很难存在。”（Ю. Гостищева 2003）这两部作品透视着作家对俄罗斯国家命运与前途的痛苦思索，同时也传达了作家对俄罗斯民族未来的坚定信念。

参考文献

- [1] Гостищева Ю. 2003 В добродетельной крепости — спасение России [N] // Строительные вести 11 апреля.
- [2] 姜明河 等译 2000 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A] // 索尔仁尼琴文集 [C], 北京: 群众出版社。
- [3] 俞 虹译 1982 最后的期限 [A] // 拉斯普京小说选 [C], 北京: 外国文学出版社。
- [4] 金亚娜 2002 高尔基作品中的宗教意识 [A] // 俄语语言文学研究 (文学卷) 第一辑 [C],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 [5] 刘心华 2000 俄国文学中的女主角——古典文学中的女性角色 //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俄语学报, №3.
- [6] 程正民译 1984 拉斯普京 [A] // 苏联当代作家谈创作 [C],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The Hope of Russian Nationalism's Resurrection

—The criticism of images of women in « Matriona's Home » and « The Last Time Limit »

Xie Chun-yan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of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0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brings to light the revival of Russian classical literature's images of women with the goal of rescuing Russia by analysing the heroines in « Matriona's Home » and in « The Last Time Limit ».

It discusses how the authors extract images of women from Rus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the Russian literary tradition and the authors' own life experiences.

Key words: women; nationalism; resurrection

收稿日期: 2004-01-15

作者简介: 谢春艳, (1969—), 黑龙江哈尔滨人, 现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外语系副教授,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博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俄罗斯文学。

[责任编辑: 刘 银]